

第五個問題問的是：世界各淨宗學會應該扮演什麼樣不同的角色？

淨宗學會沒有組織，這一點諸位同修一定要認識清楚，它不是一個世界性的組織。正如同中國古代的蓮社一樣，古代的寺院一樣，它每一個道場都是獨立的，他們的行政獨立、財務獨立、人事獨立，都是獨立運作，淨宗學會也是如此。全世界當然我們希望淨宗學會愈多愈好，因為都是提倡念佛法門，都是幫助社會大眾淨化人心，求生淨土。我們希望每一個淨宗學會，在活動方面是互相聯繫，因為現在我們最感到的是人手不足，弘法的人才以及領眾修學的人才，必須互相的協助，互相的支援，尤其現代資訊發達，交通便捷，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，所以對於淨宗學會的期望，就是密切的聯誼。無論這個會的大小，會員人數多寡，都一律平等看待，每一個會都是平等的，沒有統轄，沒有哪個會是總會，哪個會是分會，沒有，我們從來沒有這種概念，所以跟其他宗教，或者是佛門裡面其他派別，我們都不相同。有些確確實實發展得像世間的連鎖店一樣，歸一個公司來管理，淨宗學會不是，每一個地方同修自己組成，自己去運作，這是不相同的所在。

第六，是怎樣使各淨宗學會，更加密切的分工合作保持聯繫？

像去年新加坡淨宗學會作東，召集全世界淨宗學會在這個地方開聯誼會，這個方式很好。只有聯誼，我們共同在一起研究、切磋、改進，希望淨宗在世界能夠有更好的發揚光大。至於平素，現在我們利用網路、利用傳真，甚至於有些淨宗學會出的有月刊，或者

是雙月刊，這個聯繫的工作都非常好。最重要的是每一個淨宗學會，都要重視人才的培養；人才不一定是出家人，四眾同修我們要平等的培養，只要他有興趣。如果對於經教有興趣，我們可以請他出來講經，居士出來講經也很多，也講得非常好，他們也是有修有證，不一定說出家人講的就比在家人好，這是一般錯誤的觀念，必須要把它糾正過來。至於領眾，有很多人喜歡法器，都可以學習，我們要全心全力幫助他。像最近美國東岸一些同修打電話來，他們對於法器有濃厚的興趣，可惜沒有人教。我就告訴他，你們組團到新加坡來，到這邊來念佛，每天抽出兩個小時的時間，我們派專人來教法器。他們聽了很歡喜，大概九月份就組團過來。四眾同修都能帶得起來，出家人數少就沒有關係，我們在這個大時代當中，不可以完全依靠出家人，出家人太少了，不是出家人不發心，不是出家人不肯做，實在是數量太少，現在需求的太多。我們在家同修自己發心是一樣的，決定沒有差別，能夠把這個正確觀念建立就很好。

下面一個問題：老法師對於出家人的弘法培訓，有什麼看法期望？

這是我非常殷切的期望，我們深深知道，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，佛陀教育確確實實是世出世間，九法界一切眾生至善圓滿的教育，這麼好的東西所以稱之為寶，諸位想一想世間什麼樣的人事物稱寶？唯獨佛法人事物稱為三寶。所以你要懂得之後，你才知道它的價值，知道它對於社會，對於人民，對於一切眾生，那種殊勝的功德利益。佛在經上常常說，即使諸佛如來共同來宣說都說不盡，這個話是真話，決不是誇張的話，也不是釋迦牟尼佛自己來誇耀自己，不是的。釋迦牟尼佛在經上表態很清楚，他一生當中沒有說過一句話，他所說的，所謂是沒有說過一句話，絕對不是從自己意思裡頭說出，從自己意思裡頭說出，那你是說過話；佛說一切經是

自性裡面自然的流露，佛門的術語，所謂是「法爾如是」，沒有絲毫自己的意思，有一點點意思在裡面，就叫做造業。你的意思是善，你造的善業，你的意思不善，你造的是惡業，諸佛菩薩不造業，我們對於這一點要懂得。

不造業就是沒有絲毫自己意思在裡面，所說的是什麼？所說的是自性的流露。誰的自性？佛跟一切眾生是同一個自性。換句話說，釋迦牟尼佛所說出來，就是我們自己自性裡面流出來的，自他不二，哪裡是別人的，性德的流露。現在眾生迷的太多，覺悟的太少，只有覺悟的人他才能說得出來，才能從自性裡頭流出來，迷了的人他不是從自性流露，他是從意識裡頭流露的。相宗裡面講修行，它所提出標榜「轉識成智」，在裡頭做個轉變。怎麼轉法？把自己的意思統統捨掉，那你就轉了。智就是自性的性德，自性的智慧，你就轉過來。可是凡夫跟這個恰恰相反，凡夫是「轉智成識」，很糟糕！迷失了自己，把自己意思做主宰，天天造罪業不曉得，還自以為是。受這些果報，說老實話，還真的冤枉受，不知道自己怎麼受的。然後我們才體會到，世出世間什麼東西最惡？意最惡。身造業、口造業都有限度，範圍都不大，都小，意惡範圍太大，幾個人懂得這個道理？

培養弘法人才，自古以來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重視；雖然知道，雖然重視，真正發心去做這個事情的人不多。當然做這個事情，也需要有許多條件才能辦得到，佛法講「緣」，我們早年就想做，緣不成熟，條件不具足，想做沒有法子做。我們在世間選擇的行業，是出家弘法的行業，出家弘法那就是當教員，我們選擇這個行業。當教員如果沒有學校，沒有校長來聘請你，你也是一籌莫展；我們很想從事於教學的工作，沒有人建道場，沒有人來邀請，我們自己沒有財力，也沒有人力。甚至於大家都曉得，我一生連道場都沒

有，一生都是寄人籬下，都是要看人臉色。在台灣得到韓館長的護持，這三十年我們只是在講台上講經沒中斷，至於辦學培養人才，韓居士曾經有一度有興趣，跟我談過非常贊成，我們籌備辦一個小型的佛學院。

實際上，那時候有三個學生值得培養，值得造就，想辦個佛學院其實是成就這三個人。沒想到香港那邊有一個新辦的佛學院，訊息傳到台灣，我們家裡這三個人動心，館長把辦佛學院的事情向他們宣布。他們三個人一聽到，「館長你不用辦，我們三個人過兩天就走路了」；館長非常驚訝，你們到哪裡去？「我們到香港上佛學院去」，館長從這個地方灰心了。我們那時候辦相當辛苦、相當艱難，租房子，是為了栽培這三個人。聽到外面一點風聲輕易就動搖，那沒話說，所以館長辦佛學院培養人才的念頭，就這樣打斷掉，現在年輕人忘恩負義不值得培養，見異思遷。這三個人離開之後到香港，大概一、兩月之後寫信回圖書館，勸圖書館的人不要離開，他們到那邊去之後才知道錯了，為了面子不肯回來；他要是真回來，我們還是接納，人才太難得了。年輕人為了面子不好意思回來，你才曉得弘法人才，多麼艱難，多不容易。

而且你學會了，學會了要想成就，那就靠講台的訓練。講台的訓練最好是天天都上講台，千錘百鍊，每天上講台有十年鍛鍊，你才稍稍有根基。今天不管怎麼樣你學學得好，如果你是一年、兩年沒有機會鍛鍊，全都完了。我常講三個月、半年不上台就生疏，一、兩年沒有機會去講演就完了，所以講台決定不能離開。名聞利養一定要捨棄，真正發心為佛法久住世間，為一切眾生得度因緣，捨己為人，才有感應。我常跟大家講，真正護持佛法一個人，我們要有慧眼能認識人。一九七七年我開始到香港去弘法，也是香港有兩個同修，一個是出家人，一個在家人，正好碰到我在善導寺法會當

中講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，我記得講了八天，這兩個人正好八天聽圓滿了。聽完之後很歡喜，邀請我到香港講經，就這麼一個因緣到了香港。到香港之後認識一個雷太太，雷銳年先生的夫人，她聽了很歡喜，以後是每年她來邀請，從七七年到八七年，整整十年，我每年會到香港去一、兩次。最長曾經住過四個月，最短都不會少過一個月，所以在香港講了十年。雷太太往生之後，沒有人再請，這個緣就斷掉了。

那個緣斷掉之後，正好這邊的緣成熟。這邊也是有三位同修，三個在家居士，都是女眾，也是在香港聽我講經聽得很歡喜，把我拉到這邊來。南洋沒來過，趁這個機會到南洋來玩玩，一九八七年到這邊來住了十天，才認識李木源居士。以後就是承蒙他的邀請，每年都到新加坡來住一、兩個月，這個緣是這麼結成的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一個人護法。你們諸位自己想一想，如果李居士不在，我們馬上就要離開新加坡走路，這個地方誰會留我們？誰會請我們講經？誰會再繼續辦培訓工作？沒有人。我們一定要真正認識清楚，遇機緣太可貴了，一縱即逝，這個機會到面前立刻就要把它抓住，失掉之後再遇到，那就是無量劫，不是很容易遇到，「百千萬劫難遭遇」，這是一句實話。所以我們學講經的同修，無論在家、出家，你要記住一個原則，一定要有機會天天講；不能做到天天講，一個星期至少要講一次，最低限度；一個星期不能講一次，那就非常困難了。

我的因緣好，我非常感激韓館長，她護持三十年，讓我有機會天天上台講經。她的生活環境很困難不是富有，她找一些同參道友，租房子、借房子，人數不拘多少，二、三十個人，四、五十個人都行，我們是練習講經，所以我的講台沒有中斷。我最多的時候一個星期講三十多堂，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，最少差不多是每天講一堂

，這種殊勝的因緣非常非常難得，非常希有。諸位想一想看，幾個學講經的法師有這麼好的機會？成就不是偶然的。自己學到一個階段之後，能講講得還可以，能拿得出去，要想方法擴大影響面，那就對全世界弘法。這個事情我沒有說過，韓館長她了解、她認識，所以贊成我到香港講經。她去開這個門，她想方法讓我走向國際弘法；我到日本、韓國，是她的一個表兄清度法師在日本邀請我；到美國，她加入萬國道德會，萬國道德會那一批人跟她是同鄉，請萬國道德會聘請我做顧問，隨著他們團體到美國去開會，我這才拿到護照。到美國，我們美國的學生很多，過去我在台灣辦大專佛學講座，大概有三百多同學在美國留學，這些同學們知道我去，都非常的歡迎，他們分散在美國各個大城市，於是到處邀請，我美國的法緣就殊勝，每年都要到美國去一、兩次，走十幾個城市巡迴講演。這個機會得來不容易，不是我們主動要求，是她主動替我安排，我們一生當中遇到這樣的護法，這真叫可遇不可求。

在此地李木源居士眼光深遠，認識清楚，有毅力、有決心要把淨宗光大，要把淨宗傳達到全世界，真正是續佛慧命，承受諸佛如來的付託。他有這個願望，我們一定要盡心盡力成就他，這是我們今天住在這個地方，全心全力來做培訓，來做弘法的工作。我們這邊同學講得能夠像一個樣子，我一定介紹你到全世界各個地方去講經弘法，別人請我，我就派你們做代表，你們代我去講，必要的時候我可以陪你們去，把你們介紹給大家，陪你們走一趟，我們佛法後繼才有人。單單靠我，我年歲大了，我走了之後，佛法就斷絕，那就是對不起佛法，對不起眾生。今天時間又到了，這個題還得講一次，我們明天再繼續講一次，好。